

後

五

女

七

真

這種事 恐怕前程也得斷送了 縣官請安道 卑職仰仗大人栽培 大人

赴任料理也不用驗了 縣官連答是是 又囑咐三義廟的事 也要慎重辦理 又辦了

書交與了縣官道 這六套文書關係重要 因為本部堂此次放粮 並未領糧或是帑銀 奏明

是由蘇州 揚州 太倉 蕪湖 杭州 常州 六府採辦 款項是提各府內順濟庫 各府勸匪所

抄沒有贓銀 全數提出來 就地採買賑米 隨時由水路運到濟南 各該地官員由文到且

不得因循耽誤 够一船走一船 隨時到隨時走 倘有稍遲 辭貽誤 立時卑職查辦 本部堂託

你走這種公文 必須要八百里加緊晝夜趕行 牲口須好 人須能幹健壯 多給他幾兩銀子

好讓他別解神 縣官道 大人這是造福黎民 功德無量 卑職不負大人的盛意 這六套文

書 十天內准讓他全到了 大人道 很好 本部堂必有褒獎 文書上請加蓋貴縣縣印 爲

的是教各處收文的 知道是由任邱縣所發 縣官點頭答應 遂領了這六套公文退下來 大

人遂也安歇 次日黎明起來 施安伺候 大人梳洗完了 傳轎起程 任邱縣前來伺候 關

太趙壁前面算頂馬 孫祺在後面跟轎 穿州過縣 曉行夜宿 沿路上無事可叙 這日來到

了濟南府 剛一入歷城縣境 前面塵土起處 鳴鑼開道 大人知道這是府縣官來接差的

轎班趕緊打杵棍 迎面來接的正是濟南府知府陳文憲 帶着歷城縣官 接到欽差的行文

知到本日准到 所以來到十里接官廳迎接 轎 知府剛要過來遞手本 忽然有一

幫百姓 鬨的聲齊聲喝喊冤枉啊 大人一怔 一驚 呼啦的一聲過來有好幾百

百姓 關太沒當過差 仍然騎着馬在前邊看差 關太道下馬保護大人要緊 兩

人翻身下馬 在轎前一站 把刀亮出來 班總頭 姓朱名亮 也是老

(1)

(2)

當差事的

這時見百姓們聚眾喊冤

恐

遂把班頭們分散開了把

大轎護住

大人見有喊冤的

遂問是甚

轎帘撩上去

趙璧迎上前去

大聲的喝道

欽差大人在此

喊冤的退在

任意喧嘩

如取故意嘩噪立

時鎖拿到縣衙法辦

這時所有喊冤的全跪在

趙璧道可有狀子

有幾個上年

歲的答了聲有

趙璧說了聲候着

來到轎前

向大人請安道

攔轎喊冤的有狀子

請示大

人可以收嗎

大人一看喊冤的盡是些少婦長女老過年殘的

全是安善良民的情形

遂吩咐

有狀子的把狀子收了教他們往前跪

趙璧這才向前接狀子

趕到一收過來

數了數足有七

十多張

濟南府班頭朱亮把開入趕開

就有那未寫狀子的

互相瞞怨自己悞事

趙璧把狀

子收齊

用刀把地上劃了一條綫

告訴喊冤的百姓們

不得越過綫來

倘敢不遵立時格

殺勿論

狀子呈到轎內

大人打開頭一張狀子一看

上寫爲恃力强佔民田

率眾強劫民

女

逼做妾媵

懇請拘捕原兇到案

以雪冤枉事

竊本處有

莊頭黃隆基

貞

毒百姓蓄養打手數白人

強搶良家少婦長女

種々不法

繫竹難書

所有官

府畏其勢力

不敢過問

致使小民含冤莫訴

迫不得已

故敢冒死

攔轎鳴冤

伏求昭雪等語

再看別的狀子

全是告他一人

大人略一沉吟

吩咐傳濟南

知府轎

迎來了過來

知府陳文慶心說

這可够瞧的

好在心裡自有主兒

遂來在轎

大人

歷城縣也參見完了

侍立一旁

大人一打量知府

就見

歷城縣也

鼻直口方

大耳垂輪

很帶一團正氣

遂

拜會大

也摸不

是怎麼

拜

只有連答

仁答道

人 大人道 這些人全是具狀告他 持勢欺壓良善 強霸田地 搶劫良家婦女 惡不

爲 貴府難道絲毫沒有日聞嗎 知府陳文慶答道 卑職實在不知 因爲卑職到任連今日方

才七日 大人道 貴府推得乾淨 陳文慶忙辯道 卑職有下情 只因卑職到任後 接收案

卷 並沒有狀告黃隆基的 既沒有舊案 又沒有新來呈狀 故此毫不知情 施大人道 這

後 一說起來 實於貴府無關 可是貴府的堂皂班帶來沒有 知府道 帶來了 大人說傳班頭

進前來 知府向那八班總頭朱亮一點手 朱亮趕緊來到轎前 大人見這班頭身體魁梧 像

貌帶着沉穩忠厚 向轎前一跪 大人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班 答道 下役叫朱亮 大人

女 道 你們這裏有一莊頭名叫黃隆基 你可認得 朱亮答道 下役知道這人 大

人問道 聞得他倚仗着王府的勢力 欺壓良民 蓄養惡犬 搶掠婦女 霸佔田

貞 產 可有這事 朱亮道 黃隆基家中養着幾百條惡狗 倒是有 我們這山東

地面講究養活狗 不過這位莊頭養的狗也特多罷了 至於他守法不守法 下役不敢

說 大大道 本部堂情知你不肯說 你可是隨這位府台來的嗎 朱亮道 下役是舊人 從

小的祖上 就在六扇門裡 如今下役是三輩當差了 大人點點頭道 起過一旁伺候着 又

十 向知府道 貴府看這事該怎麼辦 陳文慶道 請大人鈞裁 卑職不敢妄參末議 大人道

據我看這是一羣刁民 他們以前爲什麼不告 此時單等本部堂到此 却要攔轎鳴冤 其情

集 可惱 可着差人把這喊冤的 每人重責二十大板 趕走就完啦 知府道 這裡難免有屈情

的地方 大人道 有甚麼屈情 他們理應先到歷城縣告狀 若是判斷不清 或是徇情不理

再到貴府那裏伸冤 焉有這麼胆大的 敢在欽差的轎前肆意的胡爲 置國法於何地 警

戒警戒他們 也給貴府轉轉面子 知府一聽 遲疑的不答 大人一拍扶手板道 敢違本部

(3) 堂的堂諭嗎 知府見欽差急了 知道這是定有私情 遂賠囑朱亮 把這喊冤的不要打重了

(4)

知府遂向喊冤的百姓道：你們越級上訴，欽差大人頗爲震怒——本應領拿當官治罪。本府一再求情，每人責二十大板。嗣後不得任意胡爲。百姓們還是喊冤，差人們如狼似虎。

立時把喊冤的按倒在地，打了二十大板。這二十板子也就是擲下塵土，虛應故事。

趕到打完了，往回下一轟，連看熱鬧的不下千人。立時怨聲載道，全說欽差徇情徇私。

後此抱怨道：全說他是個清官，教他來放糧來。吾山東算遭了劫了，先遭天災，又遭

人禍。吾們是缺了德了。趙壁道：大人這一來，招了怨了。黎民們罵的實在聽不下去。大人

道：本部堂聽不見。那算罵你。趙壁心說：怎麼這些事全算吾的。就在這一亂的當兒，看

熱鬧的人堆裏，單有兩人牽着牲口，見大人這麼發落了，一挑大拇指定道：還是咱們的莊主

老爺，手眼通天。你看新任的欽差全給咱們莊主作面子。倆人策馬如飛而去。這正是那

莊頭差來的惡奴到這裏探聽，按下這兩個惡奴回去報告不提。且說大人雖是把喊冤的百姓

們趕走了，可是所遞的狀態，可沒投出轎來。拿攔在袖中。知府陳文夔請示大人：是否起

程。大人一擺手道：進城吧。貴府可隨意乘騎，不必拘束。知府請安謝了大人。連府衙帶

欽差的人馬執事，起程奔濟南府。到了城內，公館現打在府衙門斜對過。草料場內

怎麼叫草料廠呢？只因順治爺定鼎燕京，各處並非底定。攝政王多爾袞掃蕩烟塵，用兵於

各省。攝政王所至，各處全有糧台。這草料廠就是當年作糧台的地方。內中還有

不少的營房，連大帳全有。地勢非常寬大。大人是處處體恤僚屬，論起來欽差就

應單設公館。大人爲省得多費供應，所以就在草料場中暫駐。陳文夔又把詳細的稟單

遞上來。歷城縣也隨同稟見。大人傳府縣問話。府縣上去。這時又有差人傳進名帖，

是山東巡撫拜會。大人傳語搖駕，說是本部堂公事未辦完，改日回拜。這本是官場照例的

公事。跟着知府把屬員的名帖呈上來，並稟明副參遊都守。只有都司尙在空缺。施大人問的

道 這是爲何呢 知府答說 只因山東巡撫被刺 這屬下官員全有處分 都司鎖拿進京

後任未放下來 所以現在還是空額 大人道 怎麼單罪及都司一人呢 應該連副將都有責

任 知府答道 出事的那日 應該都司的值班 故此別人受不着牽連 大人道 這就是占

着官階制度的好處了 隨問知府道 本部堂有一事不明 沿路上行來 見田地裏顆粒欠收

集 的固然是有 可並不是赤地千里 隔個十里八里的 不斷有肥壯的青苗 爲什麼各處的報

災公事 如雪片的飛來 糧價這麼騰貴呢 知府道 欽差大人所見不差 登萊青濟兗東六

五 府的收成 也可以占個二三成年程 惟其有可以收成的地方 才造成這種奇災 大人道

女 這話怎麼講 知府道 卑職接任之先 就有疑惑的地方 暗中也曾探訪過這種特殊的情形

七 頗有所聞 可是在官言官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自到任後 數日中也盡得其中隱情 趕

貞 情有人暗中以高價收買 奸商們再壟斷居奇 這些貧民們那還有生路 所以卑職說是若是

顆粒不收 這六府的人民 全移到別處去 倒沒有這種事了 大人道 那麼是甚麼人敢這

麼壟斷糧價 知府道卑職知道不甚清楚 大約還不止於是爲圖利 不過卑職是文官 上

十 有督撫提鎮 應該消弭這種隱患 施大人點點頭 知府隨又說道 還有一事卑職

也深覺可疑 歷來各處荒旱 盜戰蠶起 宵小橫行 訟案累積 獄無隙地 這

一 是各處荒旱 歷來的定例 惟獨這次山東的荒旱是事反常 反倒收簡刑輕 獄中沒一

集 件新收的案件 此事卑職 才疎學淺 實有些不明 大人聽着也是納悶 歷城縣

官也伺候着 施大人道 貴縣的衙中 大約訟案不少吧 歷城縣趕緊請安回答道 敝衙中

所有的案件 全被前任的府台捉來 真有汪洋大盜 忤逆滅倫的案子 一提到府衙 全是

糊塗的完案 卑職是一個屬下 那敢過問 大人道 那麼這位知府爲何撤任 他現在到那

(5) 裏去了 知府代答道 卑職正要稟報大人 前任知府是旗人名慶廉 他在卑職到任之前就

走了 卑職繼任時是二府同知辦的交代 那知府早就走了 夫人聽了也是一怔 正在這時

忽然外面一陣大亂 聲如鼎沸一般 大人道 貴府你看這地面上够多好 本部堂未進

濟南 就有刁民攔轎喊冤 這又有奸民聚眾滋事 知府也是臉上一紅 遂站起來道 待卑

職到外面看看 遂即出來一看 大班而朱亮正進來報告 知府陳文夔沉着面孔說道 朱亮

你怎麼這麼不經事 欽差大人在此 不可這麼 點顧忌沒有 外面為何這麼亂 朱亮道

跟大人回 鼓樓的頂子上突然發現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地方特報案 驚動了黎民百姓全

來看熱鬧 所以外邊這麼亂 知府陳文夔咳了一聲道 本府官運太糟 竟是逆事臨頭 地

方這時也進來 向知府叩頭道 鼓樓地方叩見大人 知府道 此事何時發現 地方道 就

是方才 這事出的太覺離奇 小人實在担不了 故此不願避忌求大人恩典 知府道 這事

也不怪你 這人頭可以取下來嗎 地方答道 掛人頭本事太大了 大人是知道的 這

樓上最高處 漫說是人就是狸貓也不易上去 上面又是琉璃瓦 人頭掛在頂子尖上 人頭

的耳旁 還掛着約有二尺長的綢條 影影綽綽的上面像是寫着黑字 知府聽了緊皺眉頭

吩咐傳轎伺候着 本府俟稟明欽差大人 朱亮道 這種事是大人分內的事 還用稟報欽差

大人嗎 知府道 大人已竟問下來了 朱亮自去傳齊皂班忤作 知府上來見了施大人 先

自己請罪 隨說道 卑職辦理不善 請大人格外栽培 大人道 貴府有話坐下講 知府謝

了坐遂把鼓樓上發現人頭的事稟明 大人道 事出偶然 本部堂焉能不體恤貴府 要作清

官就得多經逆事 這又是一件離奇的公案 貴府須趕緊的把這人頭取下 知府答道 大

人有所不知 此處這鼓樓建築的非常的高 無論誰也不易上去 大人一聽 扭頭看着趙璧

關太 趙璧是向來不讓過門 跟着向大人道 大人這件事應該是都司老爺的差事 卑職不

過一個小小的守備 那能比的了人家 大人道 你不要學這種小識短見 誰有長處誰施展

都司的武學上雖然有功夫，可是這種事是一種特別的功夫，非他所能。你趕緊把人頭取下來。趙璧無言。知府遂向大人告辭。趙璧、關太、黑士傑全隨着知府起身奔鼓樓。大人這裏鬧上飯來。知府到了鼓樓前，那裏已是人山人海，黎民百姓全來這裏看熱鬧。歷城縣早來到這裏照料，把閒人趕散。知府因為趙璧等全是上差，故此對趙璧等非常客氣。這時抬頭一看，果然是在鼓樓頂子上掛着一個人頭，在一旁飄着一條紅綢條。知府遂向趙璧道：「趙老爺，你們不論那位辛苦點上去，把人頭滴下來，改日本府必然請客。」趙璧見知府這麼抬舉自己，立時覺着美的別提，自己收拾收拾，就要去摘這人頭。黑士傑在一旁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割雞焉用宰牛刀。」師傅你老是金身大駕，弟子効勞吧。說罷把外面長衣服脫去，把小飛抓攏好。趙璧道：「你可留神一下子，准可摔死。」黑士傑道：「你老人家別念咒，徒弟要是跌下來，你老可得接着點。」趙璧道：「這法子倒好，你反正不能教師傅得了心靜。」黑士傑說了聲「閃開」，墊步擰腰，颼的聲縱上了鼓樓的頭一層。第二層可就不好竄了，因為上面是琉璃瓦溜光發滑，並且還是直坡。這時黑士傑抖開飛抓絨繩，對准簷口一抖腕子，喇的飛抓把琉璃瓦攔抓住，問了問力量有了。只見黑士傑一提氣，咻咻輕輕似猿猴一般，倒着絨繩起的是真快。雖簷口切近，兩手一用力，雙腿往上一翻，腳後跟撐住瓦甍，綑住了勁。珍珠倒捲簾勢，往上一把懸着的半身翻上去，下邊看的人是齊聲喝彩。知府那把心全提到嗓子眼了。黑士傑稍微的緩了緩，又把飛抓抖起，往第三層上一抓，仍然是用方才的勢樣上去，上了第三層的頂子，遂把鼓樓的頂子刁住，單臂一跨，用一手順風扯旗。趙璧在下面喊道：「你別撒歡了，留神小命。」黑士傑落在瓦甍上，把人頭取下來，說了聲「喪氣」，原來又是姦僧。這人頭趕情是女的，因為臉上雖則被血跡污染，可是髮髻跟耳上排環，可以看出來。在左耳的排環上拴着二尺多長的綢子條，上面寫着許多字，別說黑士傑還不

認識字 就是認的字 身體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綢子條又被風吹的行捲就舒 那能看清了呢 黑士傑提着手就向下邊喊道 師傅你老人家可接住了 摔壞了可沒處買去 說着對准

了趙璧一扔 倏時這人頭奔趙璧砸來 趙璧真不敢不接撲的一聲 趙璧把人頭抱住 可是人頭上的血濺了趙璧一身腥血 趙璧道 你可損透了 這時黑士傑在上面大聲喊道 這

後

回吾可要殞天了 就見他頭朝下脚朝上 猛然間從上面翻下來 大家全看着是要摔死 知

集

府那裡喊道 接着接着 話未說完 離地只有七八尺 喇的一下黑士傑一個雲裏翻身 腰

五

裡一疊勁落在地上 也就是往下微微一蹲 跟着一長身子站起 衆人遂又齊聲喝彩 黑士

女

傑向趙璧一挑大拇指道 師傅你看 徒弟這一手可够瞧的吧 趙璧呸的睡了一口道 你看

七

看弄我這一臉一身 黑士傑道 這是弟子一點孝心 因爲你老官運不旺 吾這是給你老冲

貞

晦氣 這一來准得升副將 趙璧道 吾全成了麪醬啦 這時知府已把人頭驗完 忤做把

不

排環上綢條解下來 呈與知府 知府接過來一看 見上面是四句詩 寫的是 放糧欽差太

十

不公 無故殺吾好賓朋 信寵惡奴黃天霸 一怒大鬧濟南城 知府知道這定是江洋大盜

一

遂吩咐把人頭帶到府衙 把他用木匣裝起來 用鹽舖上 爲是將來好做憑據 遂帶着綢子

集

條 隨趙璧等一同回轉公館 到了公館裡 知府上來稟見大人 把這綢條呈到大人面前道

一

大人請看 這是殺人強盜留的詩 那人頭並且是一個婦人 施大人一看 點點頭道

有

貴府不用擔憂 這個賊人是跟着本部堂來的 這是熟賊 知府一聽 這個是新鮮 連賊全

紳

有熟的 知府遂謝了大人 大人道 貴府可趕緊的派人 把濟南府的紳商富戶 舉監生員

都請了來 好幫辦放糧的事 因爲這種事 本府雖然是本着不假手於他人 可是事實上

辦不到 因爲本部堂不論如何 也不能把黎民的實在情形知道那麼詳細 故此必須把本地

紳商富戶舉監生員 全都找出來 教他們帮着放糧 教黎民實惠均霑 知府連答 是 是

大人道 貴府 可先回衙理事 俟糧到再一同辦理 知府退出 大人吩咐趙璧等夜間

偵班上夜 防備題詩的賊人來行刺 趙璧黑士傑等全分班巡查 還算好 這一夜安然過去

到了次日 大人吩咐趙璧道 白天公館裏無須乎留人 你們可到城廂各處明查暗訪 打

探賊人的踪跡 正在說着話差人進來報 說是外面有一個姓黃的 名叫天霸求見大人 大

人一聽 不由大喜道 天霸果然是不失信 這一來本部堂的事就好辦了 吩咐趙璧等趕緊

把天霸迎進來 趙璧黑士傑等全往外迎接 見天霸站在門外 一身的便服 只有一個小包

袱 趙璧搶步上前 叫了聲老兄弟 你真可以 言而有信 天霸道 趙大哥你既然是拉着

兄弟往坑裏跳 兄弟那能不跳呢 趙璧道 老兄弟你可別說屈心的話 哥哥我跟你可是真

心實意 既在江邊站 就有望景心 你這回一出來 准能够由副將升到總兵 由總兵升到

提督 耀祖光宗全在這回了 天霸道 咳 我這是萬般無奈 趙璧道 老兄弟你看哥哥

個腦袋頂今日好啦嗎 我趙璧跟誰動過真的 也錯不是咱們哥倆吧 天霸一看果然趙璧頭

上的疙疸還沒好呢 遂說道 咱弟兄不用口頭上論交情 日久見人心 這才一同來到裡面

天霸見了大人行過禮 大人叫他坐下 天霸說道 大人到這裡 一路上可平安 大人道

路上倒平安無事 只是一到濟南倒出了兩件事 一件是有此地的黎民喊冤 狀告糧莊

頭 第二件是鼓樓上有人掛了人頭 竟題的詩 趙璧遂從桌上把那紅綢子條拿下來 遞與

了天霸 天霸一看這四句詩 不由的大怒 遂說道 這不是跟別人 簡直是跟吾黃天霸一

人 趙璧道 你先沉住了氣 你現在已是副將 不能學從前那樣哇呀呀的脾氣好了 這不能

遇上事就抄刀殺人 仔細的核計核計 天霸只可把氣壓下去 向趙璧道 這件事應該怎麼

辦呢 趙璧道 殺死的是一個婦人 頂如今還沒有苦主 這賊人定然沒往遠處去 吾們正

打算出去訪查訪查 遇有可疑的 就把他拿來送案 是不是的 審完了再說 天霸道 那

不叫公事 你這陣一犯肝氣 就許把安善的良民給弄來 趙璧道 我不過就是那麼一說 那能那麼辦 咱下面吃飯去 喫完了一塊走 天霸道 我已竟喫過飯了 大人向天霸道 三義觀的事怎麼辦了 天霸道 三義觀的事已安排好了 叫少傑等回望江崗送信 計大哥 不久必來 大人點頭 天霸等退了下来 趙璧等喫過了飯 各人暗帶兵刃 趙璧道 老兄弟你是滿面紅光發紫氣 一品當朝冲九霄 准能够官居一品位列三台 這案非從你身上破了不可 天霸道 你別胡奉承 咱們倒是奔那裏去呢 趙璧道 咱們可得分開走 因為老趙這個小腦袋瓜是出了名啦 我一出去 人都認得 老兄弟你倒是沒有人認的 自己單走 准能遇上俏事 天霸道也好 天霸遂獨自奔了南門 趙璧 黑士傑等全分開走 單說天霸逕奔南門 這濟南府是一個省會之地 商業茂盛 雖則是六府闢荒年 可也不是顆粒不收 前文已表過 這裡街市上依然是熱鬧 天霸出了南門 這城外是商販聚集之所 乃是一條長街 東西的買賣 天霸各處散逛了會子 日色平西 早晨喫的飯太早 這時腹中覺着飢餓 遂來到了一座大酒館前 這酒館起蓋的還是樓房 下邊賣散座 上面是雅座 天霸進了這個酒館 夥計往裏讓 天霸上了樓 見裡面高朋滿座 把所有的桌子全佔滿了 有靠着樓梯旁空着一張棹子 只是下面正是爐灶 非常的熱 跑堂的道 你老就在這吧 天霸道不行 這種地方也賣座嗎 我得要涼快的地方 跑堂道 實在沒有別的地方了 你老多包涵點吧 天霸又一看北面有三間雅座空着 滿裝着綠紗窗子很涼爽 天霸一指道 你說沒有你看那是做什麼的 跑堂的道 這三間倒是也賣座 得分時候 要過了九月菊花會 隨便賣座 這時候可不行 人家不止於是定的坐 連房子全是人家蓋的 這個主是淮安府人 家中是大財主 事母至孝 每年必要侍奉着老娘到這裏消夏 直到九月菊花會過去才回去 人家因為我們這裏地勢好 故此在這樓上多起了三間樓房 這裏原是供財神

的地方 你老沒看見三間北樓上邊 起的小樓開的天窗戶嗎 就爲是供神位 這個主每逢來吃飯喝酒照樣給錢 只於是這一天三間北樓 不能賣座 人家來不來的得給人家留着

後 天霸道 你這話不對 你說他一夏天全在此 怎麼這裡的桌上塵土多厚 一定是總沒來跑堂的道 你老倒是疑心的不錯 這個主兒已竟來到濟南 不過近來害了熱病 有兩個

集 月總沒來 可是我們這個買賣 就仗着人家扶助的 倘若這時賣了座 人家來了 我們沒

有話答對 天霸道 那有那麼巧的 兩個月沒來 單這時來 跑堂的道 這倒不是在你身

五 上 近來我們這買賣不好 每天全賠錢 今天滿座啦 就許出點營拗 天霸道 咱們這麼

通融通融 吾在這裡喫點酒 這個主不來更好 倘若果真來了 我跟着就讓出來 回頭多

女 給酒錢 跑堂的一聽 有錢可賺 心中立刻活動了 向天霸道 你老等一等 吾跟先生商

七 量商量 要是可以 還會拿財爺往外推嗎 說着趕緊下樓 跟管帳的先生一商量 管帳

貞 先生一想 好容易的來了這麼個闊飯座 若是把人家擠走了 這種買賣還幹個什麼勁呀

遂向跑堂的說道 你看着辦吧 萬一那位爺來了 可得請他讓讓 跑堂的又來到樓上 向

十 天霸道 爺台這雅座讓你老占了 若是那個主來了 你老可得給讓出來 天霸道 只要他

來了 我准往外邊挪 說話間跑堂的把鎖開開 天霸隨着進來 跑堂的拿着擇子把靠窗戶

一 的擇方 有一張方棹的塵土給擇淨了 天霸一看 跑堂的真慷慨 只把這張桌子擇了擇別

集的桌子連管都不管 遂說道 夥計你連那邊也擇々不好嗎 跑堂的道 爺台有所不知 吾

這是留退身步 那位爺來了 好叫人家看着是多日沒賣座了 回頭你老走了 還許把這張

桌子重弄點塵土遮蓋遮蓋 天霸一聽 真是那一行全有弊 跑堂的遂問道 爺台你老喝什

麼酒 天霸道 你聽吾的口音 跑堂的道 聽你的口音跟吾這衙門師爺是一樣 你是紹興

府的吧 天霸道 不錯 百里不同風 我不知你們這甚麼菜好 你隨意配四個菜 我先喝

着 聞聽你們這蓮花白出名 你打半斤來 跑堂的便配四碟酒菜 遂下去給配了四個菜

把酒也拿上來 天霸是自斟自飲 非常的痛快 因為三間樓就是一個人 還會不涼爽嗎

酒至半酣 忽然樓下一陣大亂 就聽下面一派的嚷 大爺請進來 大爺你老才來 衆口一

辭 就像迎接天神似的 天霸聽着 遂起身推門出來 從樓往下一看 見由外面進來一

人 戴着大帽頭 反穿着羊皮的皮襖 貉絨的皮褲 正扭着身子跟管賬的先生說話 書中

暗表 這些飯坐怎麼這樣恭敬這個汗奸呢 只因每逢他一來 樓下飯坐喫幾百錢的 這個

主全給了 若是吃過一吊錢的不候 所以大家見他來了這樣恭敬 這人是熱病反覆了好幾

次 這才好 本不應當出來 實在的在家中悶的很 這才想出來散逛散逛 家中人說是得

穿點厚衣服 以免受了風 故此穿了一件皮襖 帶着帽頭 進了飯館子 衆人這一讓 這

個主向管帳先生說 還是率由舊章 是喫幾百錢的 吾全候了 喫過一吊錢的 人家是有

錢的人 吾候不起 跟着一片謝謝的聲音 跑堂的已飛跑上樓 向天霸道 爺台你老可得

被點委屈 往外邊挪挪吧 人家真來了 天霸一瞪眼說道 有個先來後到沒有 夥計說道

爺台你老這算不講理 怎麼言不應心 這是成心攪 天霸道 吾愛是不讓 又該怎麼着

夥計說道 你老不讓 吾們敢把你老怎麼樣呢 爺台要不這麼着也行 你老可得承認是

吾們掌櫃的朋友 吾跟這位爺說說 你老就不用挪啦 天霸道 這倒行 跑堂的下樓

跟這個汗奸一說 這個主倒是真和氣 連說不要緊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掌櫃的朋友跟吾

的朋友一樣 說話間這就往上走 天霸忽然想起 吾這出來是訪查鼓樓掛人頭的賊人 來

的這人熱天穿皮襖 想非善類 必是江洋大盜 隱身於此 吾不拿他等待何時 趕緊把外

面長衫脫去 把刀抽出來 站在門旁等着 這時跑堂的在頭前 那人在後面 跑堂一拉雅

座門 那人剛要往裏走 天霸往外撞 喝了聲你往那裡走 輪刀樓頭蓋頂就剝 只見那人

伸左手把天霸右手的寸關尺刁住。天霸武功並不是軟弱，實在是個猛勁，沒防備到這人有這樣好功夫。這個汗奸披着皮襖，右手把皮襖一抖，把天霸給裹住。天霸遠要往外奪，這把刀時忽聽這人喊道：「兄弟，你怎麼剝起哥哥來了？」天霸一細看，哎呀了一聲，原來是趙仁兄。小弟魯莽了，要知來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後集

第一百回 真強盜鼓樓掛人頭 美豪傑舉刀殺孝子

詞曰：衣食無虧便好禮，人生世上一蜉蝣。石崇未享千年當，韓信空成十面謀。

五集

花滿三春鶯帶恨，菊開九月雁含愁。山林幽靜多清趣，何必榮封萬戶侯。

女

這幾句殘詞說的是：人生在世爭名奪利，費盡心機，到頭來不過是桐棺三尺。黃士一坯。

七

大廈千間，黃金萬斛，何嘗帶去分文？不如及時多積陰功，廣行善舉，還可落個青史名標。

貞

永垂不朽，石崇豪富，也不能壽享千年。韓信奇謀，也難免未央喪命。看起來人生世上，

又何必苦苦營求，閒言丟開，且說天霸用刀一剝這人，這人趕到一招呼，天霸仔細一看，

這汗奸非是別人，正是那三俠五霸十雄，詐破螺絲島首立奇功的繡江犬趙士雄。天霸臉一

十

紅，立時撒刀施禮道：「趙大哥，你老怎麼會來到這裡？」書中代言：趙士雄自從破螺絲島後，

奉母命回了趙家屯，見徐天然拿着那麼大聲勢，只落得在北京城雲陽市口萬剛凌遲。趙

一

士雄意懶心灰，決意的奉母享田園之樂，惟因淮安府地面每年一到夏天時疫流行，趙士雄

集

遂趕到濟南府避暑，於是奉着老母來到濟南，置了一片莊園，又在這酒樓裏蓋了三間樓房，

一到三月三就到這裏來，每天必到酒樓來，老太太也是早晨來晚上回去，趙士雄的意思，

家中就不用找廚子了，這次也是從三月到的，趕到時魚下來時候，自己多貪了一點，遂害

起病來，屢次反覆，直鬧兩個多月，這時剛剛好了，老太太真正的着急，趙夫人恐怕老太太

(13)

警拗，遂勸着趙士雄出來散心，單給預備了一身衣服，是老羊皮襖絛絛褲子，棉帽子，棉

鞋 趙士雄一看倒笑了 向夫人道 我這倒不錯 成了汗奸啦 走在街上倒很有意思 遂

高々興々信步的奔南關外走來 這趙士傑住的地方是城外 爲的是取其野外清幽涼爽 趕

走到離南關遠有一里 從對面來了一人 趙士傑這份打扮 未免教人多看幾眼 這時對面

這人拿眼一釘趙士雄 趙士雄也一看他 趕情正是那白面後貌甘亮 這甘亮先向趙士雄打

招呼 趙士雄見是甘亮 遂問道 你這是從那來 甘亮道 自從螺絲島散後 小弟就來到

這裏 存身在浮山寨 當了一名巡山的頭目 遂問趙士雄你這是從那來 趙士雄道 我這

是奉母命在這裏消夏 到了秋天仍回淮安府 甘亮道 那位施大人已來到山東 你老可知

道 趙士雄道 我是不問這些事了 自從勦了螺絲島後 我是非常的煩惱 已竟立志閉門

思過閒事不管了 甘亮道 施大人又奉旨出京 這回更闊了 是欽差大臣 親到這裏放糧

只是一照面 先給他來個利害鼓樓尖上先給掛了個人頭 趙士雄道 這件事是兄弟你

辦的吧 甘亮道 我那能辦的了這種事 我在浮山寨 不過是巡山之名 這事聽

說是黨家父子所爲 伸手得來黨得芳 跟莊頭黃隆基是莫逆之交 大約黃隆基有不法的

行爲 趙士傑淡々的答道咳 他們這是自尋煩惱 兄弟你要沒事 咱們一塊到酒樓上談々

甘亮道 你怎麼穿這種衣服呢 趙士雄道 我是害熱病整鬧了兩個多月 現在剛好 這是頭

一天來 甘亮道 咱們是改日再會 你老的病剛好 隨隨便便也別拘束 多少喝兩盃酒 就

爲提提神 多貪了倒不好 我也有一點事 改日見吧 趙士雄也不再邀 這才分手自奔酒樓

來到酒樓上 竟遇上天霸 猛然給了自己一刀 若非自己已有工夫 非受傷不可 趙士雄來歷表

明這時天霸萬分抱愧 跑堂的險些吓死 這時見兩人已竟答話 才向前說道 爺台你都把

人吓死 怎麼動起刀來 趙士雄道 不用你管 我們這是鬧着玩 遂向天霸道 咱們屋裏坐 遂

一同來道雅座內 天霸一動刀樓上的飯座也吓的亂跑 把碟碗摔了不少 這時跑堂的又

得忙合這邊 又得照顧飯座 趙士雄道 摔的傢伙別跟客人打麻煩 不怨人家 滿算在我的賬上 夥計帶笑答應 這時又給擺上一桌新鮮的酒菜 天霸給趙士雄滿上一盃酒 趙士雄忙謙讓道 賢弟你這是從那來呢 怎麼倒敬起愚兄酒來 天霸道 這是給兄長賠不是 後 恕小弟魯莽之過 趙士雄道 咱們是自己弟兄不過客氣 賢弟你倒是爲什麼事 這麼着急呢 天霸道 小弟自從隨施大人回京 交了珍珠燈 萬苦千辛却只落了個虛名的副將 我是意懶心灰 負氣回了望江崗 立誓永不出世 不料完婚時又遭逆事 賊人單刀鬧洞房 刺死你老那初過門的弟妹 小弟我又遭這種意外 遂一心到在飛雄峪出家 施大人奉女旨放糧 非找我世不可 我被迫無法 才詐死埋名 我那義父也開腔明心 趙士傑道 你們這不是倆條人命嗎 賢弟你詐死還不緊要緊 施大人開腔怎麼能活呢 可是愚兄昨日聽說施大人已到了濟南 天霸道大人原來也是用的一計 乃是用羊心羊肝假五臟 我們義父子表明心跡 我這才來到濟南 重保施大人放糧查賑 趙士雄道施大人山東放糧 賢弟你是知道的 愚兄我在病中的時候 不斷有綠林道的朋友來看望我來 我是頗有耳聞 現在大概這山東的糧米 全要被這個主收買去 天霸道 倒是誰呢 趙士雄回頭看了看 見陶堂的沒在面前 遂低聲說道 聽說這個莊頭黃隆基 他是沒懷着好意 要把山東的糧米全買淨了 在浮山寨稱雄 天霸皺了皺眉說道 只是鼓樓上的人頭是誰掛的 趙大哥大約准知道 趙士雄道 這件事兄弟你先不用問 因爲兄弟你性子急 我若是告訴了你 你必然刻不容緩的 想去找那作案的人 倘若 是去了 也是白栽 愚兄吾是本不想出世的 只因眼看着六府的災民這麼可憐 家母又是愛作善事的人 若是由着這羣不顧黎民死活的強盜橫行 豈不把百姓們活活餓死 我這病是剛好 再過三天 我必要到公館裡找兄弟你去 幫着你辦這件

案子

天霸道

既這麼着

小弟可不敢再問了

君子不强人所難

趙大哥既肯

幫着兄弟露這個臉

兄弟承情不盡

趙士雄道

我還有一點事奉託

家母原有一

點心願 總要遇到機會做一點功德之事

這次荒年

家母要放一點賑濟

只是恐怕善門難

開 愚兄有五千銀子的數餘

明日送到欽差大人那裏

請代行賑濟貧民

天霸道 小弟先

替六府災民拜謝

天霸說完

見天色不早

遂即告辭

忙搶着要會飯錢

趙士雄道 兄弟

可不必客氣 咱們也不用謙讓

教跑堂的說

應該誰會錢

跑堂的正打了手巾上來

一聽

趙士雄一說

忙答道

還是趙大爺會錢對

因為爺台你是客

頭一次來到

下次來了你再

花吧

天霸道

那能這麼叨擾呢

趙士雄道

咱們弟兄不過這麼客氣

兄弟你請吧 我再

得等一會兒

明日我得吃藥

後天再歇一天

大後天准到公館

天霸道

好吧 小弟在公

館候你老

趙士雄又問公館在何處

天霸道

就在府衙對過

草料場

趙士雄點頭還

跟着往外相送

天霸忙攔阻道

大哥身體剛好

小弟也不敢當

趙士雄遂送到樓梯旁

看

着天霸下樓走了

自己重回雅座

夥計把帳開上來

這跑堂的故事教趙爺會賬

為的是多

落幾個酒錢

因為每次候下面飯座的酒飯錢時

必要多給兩吊錢酒錢

他有這種私心

所

以才教趙爺會飯帳

趙士雄飯後也回家去不提

單說天霸離了酒樓

够奔南門

進南門轉

過一條街

必須穿過一個胡同

這個胡同名字是箭竿

只一人多寬

要是兩個人就犯擠

一

天霸一進這胡同

就見前面有一個女子

左胳膊上抱着一個小孩

右胳膊跨着一個竹籃

裏邊滿滿的一籃子紅嘴蜜桃

女子是一身的新衣服

那小孩也是收拾的齊齊整整

帶着百

家鎖

看那個意思是姊弟二人

不定是給誰做壽去

這女子在前邊走着

把道路擋住

天

是正

君子

決不肯跟婦人換肩擦背的擠過去

怎奈這女子窄小的金蓮

又抱着孩子與

籃子

走的非常慢

天霸只好慢慢的跟隨在後邊走着

走到胡同的一半

遠遠見對面來了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ok